

茅盾文学奖

茅盾文学奖  
获奖作品全集


秦腔

贾平凹 /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 本书荣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

  
茅盾文学奖  
获奖作品全集

# 秦腔

贾平凹 /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秦腔/贾平凹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

(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全集)

ISBN 978-7-02-009694-7

I. ①秦… II. ①贾…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18046号

责任编辑 包兰英

装帧设计 刘 静

责任印制 张文芳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429千字

开 本 890毫米×1290毫米 1/32

印 张 17.25 插页3

印 数 1—8000

版 次 2008年1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3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09694-7

定 价 35.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 出版说明

一九八一年三月十四日,病中的中国作家协会主席茅盾致信作协书记处:“亲爱的同志们,为了繁荣长篇小说的创作,我将我的稿费二十五万元捐献给作协,作为设立一个长篇小说文艺奖金的基金,以奖励每年最优秀的长篇小说。我自知病将不起,我衷心地祝愿我国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繁荣昌盛!”

茅盾文学奖遂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最高奖项,自一九八一年起,迄今已历八届。获奖作品反映了一九七七年以后不同时段长篇小说创作发展的轨迹和取得的成就,是卷帙浩繁的当代长篇小说文库中的翘楚之作,在读者中产生了广泛的、持续的影响。

人民文学出版社曾于一九九八年起出版“茅盾文学奖获奖书系”,先后收入本社出版的获奖作品。二〇〇四年,在读者、作者、作者亲属和有关出版社的建议、推动与大力支持下,我们编辑出版了“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全集”,并一直努力保持全集的完整性,使其成为读者心目中“茅奖”获奖作品的权威版本。现在,我们又推出不同装帧的“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全集”,以满足广大读者和图书爱好者阅读、收藏的需求。

茅盾文学奖四年一届,获此殊荣的长篇小说层出不穷,“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全集”的规模也将不断扩大。感谢获奖作者、作者亲属和有关出版社,让我们共同努力,为当代长篇小说创作和出版做出自己的贡献,为广大读者提供更多的优秀作品。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2013年8月

要我说,我最喜欢的女人还是白雪。

喜欢白雪的男人在清风街很多,都是些狼,眼珠子发绿,我就一直在暗中监视着。谁一旦给白雪送了发卡,一个梨子,说太多的奉承,或者背过了白雪又说她的不是,我就会用刀子割掉他家柿树上的一圈儿皮,让树慢慢枯死。这些白雪都不知道。她还在村里的时候,常去包谷地里给猪剃草,她一走,我光了脚就踩进她的脚窝里,脚窝子一直到包谷地深处,在那里有一泡尿,我会呆呆地站上多久,回头能发现脚窝里都长满了蒲公英。她家屋后的茅厕边有棵桑树,我每在黄昏天爬上去瞧院里动静,她的娘以为我偷桑葚,用尿涂了树身,但我还是能爬上去的。我就是为了能见到她,有一次从树上掉下来跌破了头。清风街的人都说我是为吃嘴摔疯了,我没疯,他们只知道吃嘴,哪里晓得我有我的惦记。窑场的三趸端了碗蹴在碌碡上吃面,一边吃一边说:清风街上的女人数白雪长得稀,要是还在旧社会,我当了土匪会抢她的!他这话我不爱听,走过去,抓一把土撒在他的碗里,我们就打起来。我打不过三趸,他把我的饭吃了,还要砸我的碗,旁边人劝架,说甬打引生啦,明日让引生赔你个锅盔,拿手还比画了一个大圆。三趸收了拳脚,骂骂咧咧回去了,他一走,我倒埋怨劝架人:为啥给他比画那么大个锅盔?他吃他娘的×去!旁边人说:你这引生,真个是疯子!

我不是疯子。我用一撮鸡毛粘了颧骨上的血口子在街上走,赵宏声在大清堂药铺里对我喊:“引生,急啥哩?”我说:“急屁哩。”赵宏声说:“信封上插鸡毛是急信,你脸上粘鸡毛没急事?进来照

照镜子看你那熊模样！”赵宏声帽盔柿子大个脑袋，却是清风街上的能人，研制出了名药大清膏。药铺里那个穿衣镜就是白雪她娘用膏药贴好了偏头痛后谢赠的。我进了药铺照镜子，镜子里就有了一个我。再照，里边又有了白雪。我能在这块镜子里看见白雪，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这秘密我不给任何人说。天很热，天再热我有祛热的办法，就是把唾沫蘸在乳头上，我也不告诉他赵宏声。赵宏声赤着上身给慢结巴武林用瓷片放眉心的血，武林害头疼，眉心被推得一片红，瓷片割了一下，血流出来，黑的像是酱油。赵宏声说：“你汗手不要摸镜！”一只苍蝇就落在镜上，赶也赶不走。我说：“宏声你把你家的苍蝇领走么！”赵宏声说：“引生，你能认出那苍蝇是公的还是母的？”我说：“女的。”赵宏声说：“为啥？”我说：“女的爱漂亮才来照镜哩。”武林高兴了，说：“啊都，都，都说引生是疯子，引生不，不，不疯，疯么！”我懒得和武林说话，我瞧不起他，才要呸他一口，夏天智夹着红纸上了药铺门的台阶，我就坐到屋角不动了。

夏天智还是端着那个白铜水烟袋，进来坐下，呼噜呼噜先吸了一锅儿，才让赵宏声给他写门联。赵宏声立即取笔拿墨给他写了，说：“我是听说夏风在省城结婚了，还想着几时上门给你老贺喜呀！明日待客着好，应该在老家待客，平日都是你给大家行情，这回该轮到给你热闹热闹了！”夏天智说：“这就算我来请过你喽！”赵宏声说：“这联写得怎样？”夏天智说：“墨好！给戏楼上也写一副。”赵宏声说：“还要唱大戏呀？！”夏天智说：“县剧团来助兴的。”武林手舞足蹈起来。武林手舞足蹈了才能把话说出来，但说了上半句，下半句又口吃了，夏天智就让他不急，慢慢说。武林的意思终于说明白了，他是要勒掯着夏天智出水，夏天智爽快地掏了二十元，武林就跑去街上买酒了。赵宏声写完了对联，拿过水烟袋也要吸，吸一口，竟把烟水吸到嘴里，苦得就吐，乐得夏天智笑了几声。赵宏声就开始说奉承话，说清风街过去现在的大户就只有夏家和白家，夏家和白家再成了亲家，大鹏展翅，把半个天光要罩啦！夏天智说：

“胡说的，家窝子大就吃人呀?!”赵宏声便嘿嘿地笑，说：“靠德望，四叔的德望高。我就说啦，君亭之所以当了村主任，他凭的还不是夏家老辈人的德望?”夏天智说：“这我得告诉你，君亭一上来，用的可都是外姓人啊!”我咳嗽了一下。夏天智没有看我。他不理会我就不理会吧，我咳出一口痰往门外唾。武林提了一瓶酒来，笑呵呵地说：“四叔，叔，县剧团演戏，戏哩，白雪演演，不演?”夏天智说：“她不演。”赵宏声说：“清风街上还没谁家过事演大戏的。”夏天智说：“这是村上定的，待客也只是趁机挑了这个日子。”就站起身，跺了跺脚面上的土，出了铺门往街上去了。

夏天智一走，武林拿牙把酒瓶盖咬开了，招呼我也过去喝。我不喝。赵宏声说：“四叔一来你咋撮口了?”我说：“我舌头短。”武林却问赵宏声：“明日我，我，我去呀，不去?”赵宏声说：“你们是一个村里的，你能不去?”武林说：“啊我没，没没，钱上，上礼呀!”赵宏声说：“你也没力气啦?!”他们喝他们的酒，我啃我的指甲，我说：“夏风伴了哪里的女人，从省城带回来的?”赵宏声说：“你装糊涂!”我说：“我真不知道。”赵宏声说：“人是归类的，清风街上除了白雪，夏风还能看上谁?”我脑子里嗡地一下，满空里都是火星子在闪。我说：“白雪结了婚?白雪和谁结婚啦?”药铺门外的街道往起翘，翘得像一堵墙，鸡呀猫呀的在墙上跑，赵宏声捏着酒盅喝酒，嘴突然大得像个盆子，他说：“你咋啦，引生，你咋啦?”我死狼声地喊：“这不可能!不可能!”哇地就哭起来。清风街人都怕我哭的，我一哭嘴脸要乌青，牙关紧咬，倒在地上就得气死了。我当时就倒在地上，闭住了气，赵宏声忙过来掐我人中，说：“爷，小爷，我胆小，你别吓我!”武林却说：“啊咱们没没，没打，打他，是他他，他，死的!”拉了我的腿往药铺门外拖。我哽了哽气，缓醒了，一脚踹在武林的卵子上，他一个趔趄，我便夺过酒瓶，哐嚓摔在地上。武林扑过来要打我，我说：“你过来，你狗日的过来!”武林就没敢过来，举着的手落下去，捡了那个瓶子底，瓶子底里还有一点酒，他啜一口，说：

“啊，啊，我惹你？你，你，你是疯子，不，不惹，啊惹！”又啞一口。

我回到家里使劲地哭，哭得咯了血。院子里有一个捶布石，提了拳头就打，打得捶布石都软了，像是棉花包，一疙瘩面。我说：老天！咋不来一场地震哩？震得山摇地动了，谁救白雪哩，夏风是不会救的，救白雪的只有我！如果大家都是乞丐那多好，成乞丐了，夏风还会爱待白雪吗？我会爱的，讨来一个馍馍了，我不吃，全让白雪吃！哎嗨，白雪呀白雪，你为啥脸上不突然生出个疤呢？瘸了一条腿呢？那就能看出夏风是真心待你好呀还是我真心待你好？！一股风咚地把门吹开，一片烂报纸就飞进来贴在墙上。这是我爹的灵魂又回来了。我一有事，我爹的灵魂就回来了。但我这阵恨我爹，他当村干部当得好好的偏就短命死了，他要是还活着，肯定有媒人撺掇我和白雪的姻缘的。恨过了爹我就恨夏风，多大的人物，既然已经走出了清风街，在省城里有事业，哪里寻不下个女人，一碗红烧肉端着吃了，还再把馍馍揣走？我的心刀剜着疼，张嘴一吐吐出一节东西来，我以为我的肠子断了，低头一看，是一条蛔虫。我又恨起白雪了，我说，白雪白雪，这不公平么，人家夏风什么样的衣服没有，你仍然要给袍子，我引生是光膀子冷得打颤哩，你就不肯给我件褂子？！

那天下午，我见谁恨谁，一颗牙就掉了下来。牙掉在尘土里，我说：牙呢，我的牙呢？捡起来种到院墙角。种一颗麦粒能长出一株麦苗，我发誓这颗牙种下了一定要长出一株带着刺的树的，也毒咒了他夏风的婚姻不得到头。

第二天的上午，我去了一趟戏楼。戏台上有人爬高上低地还在装灯摆布景，台子下已经很多婆娘们拿着条凳占地地方了，吵吵嚷嚷，听不清谁和谁都在说啥，有小儿就尿下了，尿水像蛇一样突然从条凳蹿出来。书正的媳妇把柴火炉子搬在场边要卖炒粉，火一



时吹不起，黑烟冒着。赵宏声猴一样爬梯子往戏楼两边的柱子上贴对联，对联纸褪色，染得他颧骨都是红的。把稳着梯子的是哑巴，还有文成站在远处瞅对联的高低，念道：名场利场无非戏场做不出泼天富贵，冷药热药总是妙药医不尽遍地炎凉。说：“宏声叔，你这是贺婚喜哩还是给你做广告哩？”赵宏声说：“话多！”屋檐里飞出个蝙蝠，赵宏声一惊，梯子晃动，人没跌下来，糍糊罐里的糍糊淋了哑巴一头。哑巴仍扶着梯子，哇哇地叫，示意我过去帮忙。我才不帮忙的，手痒得还想打哩！场北头的麦秸堆下一头猪瞪我，我就向猪走去踢它一脚。没想这呆货是个图舒服的，脚一踢在它的奶上，它就以为我逗它而趴下了。我呸了一口，不再理它，一股风就架着我往麦秸堆上去，又落下来，轻得像飘了一张叶子。

我现在给你说清风街。我们清风街是州河边上最出名的老街。这戏楼是老楼，楼上有三个字：秦镜楼。戏楼东挨着的魁星阁，鎏金的圆顶是已经坏了，但翘檐和阁窗还完整。我爹曾说过，就是有这个魁星阁，清风街出了两个大学生。一个是白雪同父异母的大哥，如今在新疆工作，几年前回来过一次，给人说新疆冷，冬天在野外不能小便，一小便尿就成了冰棍，能把身子撑住了。另一个就是夏风。夏风毕业后留在省城，有一笔好写，常有文章在报纸上登着。夏天智还在清风街小学当校长的时候，隔三岔五，穿得整整齐齐的，端着个白铜水烟袋去乡政府翻报纸，查看有没有儿子的文章。如果有了，他就对着太阳耀，这张报纸要装到身上好多天。后来是别人一经发现什么报上有了夏风的文章，就会拿来找夏天智，勒索着酒喝。夏天智是有钱的，但他从来身上只带五十元，一张币放在鞋垫子下，就买了酒招呼人在家里喝。收拾桌子去，切几个碟子啊！他这话是给夏风他娘说的，四婶就在八仙桌上摆出一碟凉调的豆腐，一碟油泼的酸菜，还有一碟辣子和盐。辣子和盐也算是菜，四碟菜。夏天智说：“鸡呢，鸡呢吗？！”四婶再摆上一碟。一般人家吃喝是不上桌子，是四碟菜；夏天智讲究，要多一碟蒸全

鸡。但这鸡是木头刻的，可以看，不能吃。

魁星阁底层是大敞屋，没垒隔墙，很多年月都圈着中街组的牛。现在没牛了，门口挂了个文化站的牌子，其实是除了几本如何养貂，如何种花椒和退耕还林的有关政策的小册子外，只有一盒象棋，再就是麻将，时常有人在里边打牌。

赵宏声从梯子上下来，想和我说话，风绕着他起旋儿，他说这是邪气，使劲地扑朔头发。我说扶着这风刚才我上到了麦秸堆上。赵宏声说：“上去了？啊，你好好养病。”我说我真的上去了，麦秸堆上有个鸟窝。文成搭了梯子就爬上麦秸堆，果然从上面扔下来个鸟窝。众人说：“咦？！”赵宏声还是推着我到了文化站门口，问我要不要在后心处贴一张膏药？他说：“不收钱。”我说我真的上去了，他不再理我，探头往文化站屋里看。里边有人说：“是不是幺饼，我眼睛不行啦。”赵宏声说：“你再打一天看啥全是黑的！”牌桌上有夏雨和会计李上善，两人为一个幺饼吵闹。原来夏雨单钓幺饼，将手中的幺饼压在额头上，额头上就显出一个幺饼图案，上善暗示大家都不打出幺饼，等黄了局摊牌，三个人手里却多余着一个幺饼，夏雨就躁了。赵宏声说：“你家正忙着，你也打牌？”夏雨说：“我来借桌子板凳的，刁空摸两圈。”起身要走。一人说：“急啥的？你哥娶媳妇你积极！”一个说：“嫂子的勾蛋子，小叔子一半子么！”

这时候，门口有人说话：“来时我还说这一身衣服脏哩，到这儿了倒觉得干净！”我一回头，是几个剧团人。其中一个老女演员说：“你一到乡下都英俊了！”那人是齿齿牙，微笑了一下，嘴没有多咧，说：“这么还有文化站？”老女演员说：“清风街出了个夏风，能没文化站？”一直站在牌桌后头看热闹的狗剩往门口看了看，弯着腰就出来。狗剩是五十多岁的人，黑瘦得像个鬼，他把头伸到老女演员面前，突然说：“你是《拾玉镯》？”老女演员愣了一下，就明白了，笑着点了点头。狗剩说：“我的毳呀，你咋老成这熊样啦？！”老女演员变了脸。狗剩要和她握手，她把手塞到口袋里。

事后我听说啦，三十年前县剧团来清风街演了一场《拾玉镯》，拾玉镯的那个姑娘就是这老女人演的，狗剩爱上了那姑娘，晚上行房就让媳妇说她是那姑娘，惹得媳妇差点和他闹离婚。狗剩让名角生了气，上善出来忙解释狗剩没有恶意，只是不会说话，抬脚把狗剩踢走了。

名角是演《拾玉镯》成名角的，她也就一辈子只演《拾玉镯》。她的情绪没有缓过来，中午吃饭前的时候说胃疼，要回去。清风街之所以同意包场戏，就是冲着几个名角，这下要砸锅呀，夏天智就让赵宏声针灸治胃病，老女演员说不用，还要回去。白雪就老师长老师短地恳求，还将夏天智画的秦腔脸谱拿出来，其中一张就是专门画她的装扮的，老女演员才说：“我真的老了？”白雪说：“你没老！”老女演员说：“人咋能不老呢，我是老了。”白雪说：“人老了艺术不老啊！”老女演员说：“那好吧，我不走了，但晚上取消《拾玉镯》，我只来段清唱。”

我本来是不去夏家凑热闹的，上善硬拉着我去，我才去的。白雪穿了双瘦皮鞋，把脚收得紧紧的，真好看。中星他爹信佛，给我说过菩萨走路是一步一生莲的，我看见白雪走过来走过去，也是一溜儿一溜儿的花。赵宏声问我看啥哩，头老不抬，发痴眼儿？他鬼得很，知道我的心思，可我不敢瞅白雪的脸，我还不能瞅她的脚吗？我转了身，对着院子里的花坛，花坛上种着月季，花红艳艳的。赵宏声说：“你今日可别多喝酒！”我拿手去掐月季叶，叶子颤了一下，我知道叶子疼哩，就松了手。

院子里噼噼啪啪响过鞭炮，上善就主持了宴会。夏家待客虽然没有太多地请人，人还是来了许多。武林是最后到的院门口，他来训斥他老婆，他老婆黑娥来得早，他说：“你，你回呀不不回，一，一，一会儿上礼，啊你是有钱，钱，钱哩？”正好四婶出来，让武林快进去坐席，武林说：“我，我，我，没钱呀婶子！”四婶说：“谁要你上礼呀？！”武林就说：“啊过一个月，是，是，是我娘的三三三周年，你也，

也来,啥都不,不,不要带噢,噢。”村主任君亭和支书秦安是相跟着来的,秦安先站在院门口念门联:不破坏焉能进步,大冲突才有感情。就锐声说:“是宏声写的吧,写得好!”上善就拥他们在主桌上坐了,开始讲话。上善能讲话,说得很长,意思是夏风是个才子,白雪是个佳人,自古才子配佳人,那是天设地造的。虽然在省城已办了婚礼,但在老家还得招呼老戚旧亲,三朋四友,左邻右舍,老规矩还是老规矩!那么,东街的本家,中街的他姨,西街的亲家,南沟来的他舅,西山湾来的同学,还有在座的所有人,都把酒杯端起来,先贺咱老校长福喜临门,再祝一对新人白头偕老!都端起酒杯了吧?众人说:“早就端起了,你说得太长!”上善说:那就干杯,都得喝净!干过了,众人都要坐下,上善又说:“先不急坐,再把酒倒上,让秦支书讲话!”秦安就让君亭讲,君亭说我是本家子哥,你讲。秦安说:“我不会说话,要我说呀,对这一对新人哇,我只说一个字,只一个字:很好!”众人都笑了,说:“明明两个字,怎么是一个字?”秦安愣了愣,也笑了,就坐下来。众人也就坐下来。席间,有人给夏天智脸上抹红,夏天智说婚结了给我抹啥子红?众人便起哄:今日不要新郎新娘了,就要你,你得来个节目!夏天智也不擦脸上的红,喃喃道:我出啥节目呀?就叫喊四婶把他画的那些秦腔脸谱拿出来让大家看看。四婶说:“你咋恁逞能的,拿那些脸谱有啥看的?”夏天智说:“你不懂!”四婶就从柜里搬出一大堆马勺,马勺背上竟都画着秦腔脸谱。我知道夏天智能画秦腔脸谱,但没见过能在马勺上画,画出了这么多,一件一件竟摆得满台阶上都是。众人便围进去瞧稀罕,你拿一个,他拿一个,掖在怀里,别在裤带上,也有拿了要出院门。夏雨急着喊:“哎!哎!”夏天智却说:“谁要爱上的,就拿上!”众人说:“四叔比夏雨舍得!”马勺立时就被抢光了。夏天智脸上放光,说:“热闹,热闹!我再给大伙放段戏!”又从卧屋取了个台式收音机,拧了半会儿,正巧播放着秦腔曲牌。音乐一起,满院子都是刮来的风和漫来的水,我真不知道那阵我是怎么啦,喉咙痒

得就想唱，也不知道怎么就唱：眼看着你起高楼，眼看着你酬宾宴，眼看着楼塌了……我唱着，大家就看我，说：“这疯子，这疯子！”上善就过来拿了一只大海碗，满满地盛了米饭，又夹了许多肉在上面，给我说：“引生，你那烂锣嗓能唱个屁！把这碗端上，好好坐到花坛沿上吃，吃饱！”然后他高声说：“要唱我来上一板！”众人都起哄：“唱！唱！”上善真的就唱啦：为王的坐椅子脊背朝后，为的是把肚子放在前头，走一步退两步只当没走，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唱着唱着，一只苍蝇站到了他鼻尖上，他拍苍蝇，就不唱了。音乐还在放着，哑巴牵着的那只狗，叫来运的，却坐在院门口伸长了脖子鸣叫起来，它的鸣叫和着音乐高低急缓，十分搭调，院子里的人都呆了，没想到狗竟会唱秦腔，就叫道：“上善上善，你唱得不如狗！”来运在这场合出了风头，喜得哑巴拿了一根排骨去喂它。但来运叼着排骨不吃，却拿眼睛看我。我也看着来运，我叫：“来运，来运！”来运就卧到我腿前，我看出了来运前世是个唱戏的，但这话我不说破。花坛边的痒痒树下，夏风和赵宏声说话，他们是小学同学，夏风说：“瞧我爹，啥事都让他弄成秦腔会了！”赵宏声笑着说：“四叔就好这个么。也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白雪活该就是给你爹当儿媳的。”夏风说：“我就烦秦腔。”赵宏声说：“你不爱秦腔，那白雪……”夏风说：“我准备调她去省城，就改行呀。”米饭里边吃出了一粒沙子，硌了我的牙，我呸了一口米饭，又呸了一口米饭。起身要走时，秦安过来问起夏风：“新生没来？”夏风说：“没见来么。”秦安就给夏天智招手，夏天智端着白铜水烟袋走来，两人叽叽咕咕了一阵，我逮听着他们在商量着晚上给剧团演员披红的事，秦安说：“五条呀，一人还得十斤鸡蛋，一袋苹果，这笔账不好报哇？”夏天智吸了一阵烟，就把白雪叫来。白雪就站在我的旁边，她的身上有一股香，她的裤管上粘着一个棉花球儿，我想给她取下来，但我没敢。白雪说：“那就只给王老师一个披红吧，她称得上是表演艺术家了，到哪儿演出都披红哩。”秦安说：“这得和君亭研究

一下。”就叫了君亭过来，君亭听了，口气很硬地说：“剧团是村上请来的，当然应该负担人家！”秦安看我，我把脸埋下吃我的饭。秦安低声说：“毕竟是给夏风白雪贺喜来的……”君亭说：“毬，那又咋啦？演戏还不是全村人看，如果没有夏风的婚事，你就是出钱人家肯来？庄稼一季一收的，人才是几百年才出一个，夏风是清风街的一张名片了！咱可以宣布，如果以后谁的事弄到像夏风这么大，家里的红白喜事村上就一揽子包了！咱明事明干，用不着偷偷摸摸的。”夏天智说：“这……”秦安说：“君亭说的也是，那咱班子就算决定啦。包场费一千元，红绸被面一条，还有鸡蛋、苹果都让新生那边办，款项从他的承包费里抵就是。”当下，秦安让夏雨去找新生，夏雨打了一个口哨，来运就厮跟了他，夏雨还说：“引生你和我去！”我看了一下白雪，白雪给各个席上敬酒哩，我说我不去，夏雨恨了恨，从饭桌上拿了一包纸烟才走了。

差不多是鸡都上架打盹了，天还没漫下黑，亮着一疙瘩一疙瘩火云。我在门口啪啦啪啦抖被单，隔壁来顺说：“今日有戏，这天也出祥瑞，怪怪的？”这有啥怪的，秃子，来顺是秃子，天也发了烧么！来顺说：“你才发烧哩！”我就是发烧哩，吃毕宴席回来我睡了一觉，睡着睡着身子发烫，我之所以抖被单，就是看把被单烧着窟窿了没有？没有烧着，只抖下几个屁弹。一只猫从树阴下跑过来，白的跑成了红的，钻进厨房的烟囱中去了，再出来，是个黑猫。来顺梗着脖子往戏楼下去了，我一直等到锣鼓吵起，喝下半勺浆水才赶了去。

清风街的人差不多都在戏楼下，中间有条凳的坐了条凳，四边的人都站着，站着的越站越多，就向里挤，挤得中间的人坐不住，也全站在了条凳上。人脚动弹不了，身子一会儿往左侧，一会儿往右侧，像是五月的麦田，刮了风。那些娃娃们从戏台的墙头爬上去，

坐在台上两边，被撵下来，又爬上去，赖成了苍蝇。我就听谁在喊：“引生呢，让引生维持秩序！”我近去从台口拉那些娃娃腿，三下两下全拉得掉下来。人窝里有骂声：“疯子，你要出人命啊？！”但我很得意，凡是群众集会只有我才能维持了秩序。

文成一伙跑到戏楼后面，趴在后门缝看演员化妆。我也跑去看了，我要看白雪在没在后台，但没见白雪的踪影，看到的却是那个长脸男演员往头上戴花。中午吃饭的时候，庆玉和这个演员在一个桌子上，庆玉给他递纸烟，他说他要保护嗓子，不吸纸烟。庆玉就问：你是唱啥的？他说：你猜。庆玉说：净？他说：不是。庆玉说：生？他说：不是。庆玉说：那是丑角？他还是说不是。庆玉有些火了，以为他戏弄，说：那你唱毬呀！他却说：接近了。庆玉说：噢，唱旦的！一个大男人唱旦角，我就稀罕了，正看着，他也发觉了我在偷看，走过来把身子靠在门上。

我觉得没有了意思，离开了后门口，前边台下的秩序还好，就灰沓沓靠到麦秸堆上发蔫了。天上的星星一颗一颗的，数了一遍，又数了一遍，一遍和一遍的数目不同。隐约里谁在说话：“你瞧你瞧，人不少嘛！”“说到底也就是个农民的艺术么。”“你少说这话，让人听着了骂你哩！”“你要是在省城参加一次歌星演唱会，你就知道唱戏的寒碜了！”“我可告诉你，王财娃演戏的时候，咱县上倒流行一句话：宁看财娃《挂画》，不坐民国天下。”“那是在民国。”“现在有王老师哩！”“不就是一辈子演个《拾玉镯》，到哪儿能披个红被面么。”“你，你……”“我说的是事实。”“到了后台你不许这么说！”“我才不去后台，我嫌聒，我找宏声听呀。”我听出是白雪和夏风，一拧头，他们果然就站在麦秸堆边。我往黑影里缩，不愿意让他们发觉是我，但他们却没再说话，我斜眼睛看了一下，夏风朝西头去了，而白雪端端往戏楼走，她两条腿直得很，好像就没有长膝盖。我心里说：白雪白雪，你要能和我好，你打个喷嚏吧！但白雪没有打喷嚏。

戏楼上叮叮咣咣敲打了半个时辰，红绒幕布终于被两个人用

手拉开,戏就开场了。先是清唱,每一个演员出来,报幕的都介绍是著名的秦腔演员,观众还是不知道这是谁,不鼓掌,哄哄地议论谁胖谁瘦,谁的眼大谁的脸长。后来演了两个小折子,一个须生在翻跟头时把胡子掉了,台下就喝倒彩:下去,下去,要名角!表演艺术家王老师,在接下来就登场了,但她是一身便装,腰很粗,腿短短的,来了一段清唱。台下一时起了蜂群,三秃一直是站在一个碌碡上的,这阵喊:“日弄人哩么!”他一喊,满场子的人都给三秃叫好,王老师便住了声,要退下去,报幕的却挡住了王老师,并示意观众给名角掌声,场子上没有掌声只有笑声,突然间一哇声喊:不要清唱,要《拾玉镯》!这么一闹腾,我就来劲了,撒脚往戏楼前跑。戏楼下一时人又挤开来,有小娃被挤得哭,有人在骂,三只鞋从人窝里抛了出来,正巧砸在我的头上,我说:“砸你娘的×哩!”“日”地把鞋又砸到人窝里去。秦安一把拉住我,说:“引生引生,你要给咱维持秩序啊!”他先跳上台让大家安静,可没人听秦安的,秦安又跳下台问我:“君亭呢,君亭没来?”我说:“君亭饭后就到水库上去了,你不知道?!”秦安眉头上就挽了一个疙瘩,说:“弄不好要出事呀,这得搬天义叔哩!”剧团演出队长说:“天义是谁?”我说:“是老主任。”秦安就说:“引生你领路,让队长把天义叔请来!”

我领着队长小跑去东街,街道上有狗汪汪地咬。街北的312国道上开过了一辆车,白花花的一股子光刷地过来,照在一堵墙上,我突然说:“你瞧那是啥?”队长说:“啥?”我看见雷庆的女儿翠翠和陈星抱在一起,四条腿,两个头,没见了手,就说:“好哇,不去看戏,在这儿吃舌头哩!”队长说:“管人家事?咱急着搬救兵啊!”我不行,拾了块土疙瘩朝墙根掷过去,车灯已经闪过了,黑暗中传来跑步声。穿过一条歪歪扭扭的巷子,队长问老主任家怎么住得这么背呀?我说:“背是背,那可是好地穴哩!”队长又问怎么个好地穴?我说:“白天了,你站在伏牛坡就看得出来!”如果是站在北头的伏牛坡上看清风街,清风街是个“凵”状,东西两街的村子又都



是蝎子形,老主任的家就盖在蝎子尾上。在过去,东街的穷人多,西街有钱的人家多,而最富豪的是白家。白家兄弟两个因家事不和,老二后来搬住到了东街,但老二后辈无人,待夫妇俩死后,老大就占了东街的房院。那老大就是白雪的爷爷,曾当过清风街的保长。到了解放初,夏天义是土改代表,一心想给白家划地主,可农会上主持人是县上派来的监督员,和白家有姑表亲,一开会就给白家传信,结果白家主动将东街的房院交了出来,只给定了个中农成分。这房院自然而然就让夏天义一家住了。他们是兄弟四人,按家谱是天字辈,以仁义礼智排行,在这房院里住过了十年,后来都发了,各盖了新的房院分开住家。先是夏天仁搬住到了北头巷口,他就是君亭的爹,拳头能打死老虎的人,只是命短,不到六十就死了。后搬住到中巷巷尾的是夏天礼,他在五十里外的天竺乡干过财务,退休已经多年。再是夏天义在蝎子尾盖了房子,五个儿子,前四个是庆字辈,庆金庆玉庆满庆堂,到了二婶怀上第五胎,一心想要个女子,生下来还是个男的,又长得难看,便不给起大名了,随便叫着“瞎瞎”。五个儿子都成了亲,又是一个一个盖房院,夏天义就一直还住在蝎子尾。这事我不愿意给队长说,说了他也弄不清。队长说:“老主任是夏风的二伯?”我说:“你行呀!”队长说:“夏风他家的房院倒比老主任的房院好。”我拉着队长从池塘边的柳树下往过走,才要说:“那当然了,夏风家的房院是原先白家的老宅子么!”话还没说出口,竹青就从对面过来了。

竹青撑着一双鹭鸶腿,叼着烟卷,立在那里斜眼看我。我说:“竹青嫂子,天义叔在家没?”竹青说:“我爹喝多了,可能睡了。”我就摇院门上的铁环,来运在里边说:“汪!”我说:“来运,是我!”来运说:“汪汪!”我说:“我找天义叔的!”来运说:“吭哧,吭哧!”我说:“天义叔睡了?睡了也得叫起来,要出事啦!”上堂屋有了躁躁的声音:“谁在说话?”我说:“天义叔,我是引生,你开门!”开了院门的却是来运,它用嘴拉了门闩,夏天义就站在了堂屋门口。夏天义是个